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五卷 中原群盜

崇禎元年，延安饑，□一月，府谷民王嘉胤倡亂，饑民附之。白水盜王二等復合徒眾劫掠蒲州、韓城間。時承平久，猝被兵，人無固志。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庸而耄，惡聞盜，杖各縣報者，曰：「此饑氓，徐自定耳！」於是有人不以聞。盜偵知之，益恣。劫宜君縣獄，北合嘉胤五六千人，聚延慶之黃龍山。二年正月壬戌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，請兵。撫標止步兵三百人。陝西巡撫胡廷宴、延綏巡撫岳和聲，各報洛川、淳化、三水、略陽、清水、成縣、韓城、宜君、中部、石泉、宜川、綏德、葭、耀、靜寧、潼關、陽平關、金鎖關等處，流賊恣掠。給事中薛國觀上言：「賊之熾也，由喬應甲撫秦，置盜劫不問，實釀其禍。今弭盜之方，在整飭吏治，有先事堤防之法，有臨事剪滅之法，有後事懲戒之法。」上是之。

己巳，固原逃兵掠涇陽、富平，執游擊李英。

二月，陝西備兵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，合川兵敗賊。略陽守備黃元極擊賊，馬蹶被殺，猶手刃賊不置，賊走漢陰。應遇遣兵追斬五百餘，誅渠魁數□人，餘走蜀，其匿漢陰山中者，並自殺，漢南盜平。

三月丙子，流盜掠真寧、寧州、安化、三水。

四月甲午，固原賊犯耀州，督糧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，圍賊於雲陽，幾覆之，賊乘夜雷雨，潰圍走淳化，入神道嶺。

劉應遇以千人偪漢中賊於五丁峽。寧羌知州陳元瓚失防，盜遁。巡按陝西御史吳煥言：「秦寇慘掠，古所罕有。撫臣胡廷宴狃於積弛，束手無措，則舉而委之邊兵。至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為盜，又委之內地。總之，兩撫欺飾釀患，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，而西安、延安諸邑皆被盜矣。盜發於白水之七月，則邊賊少而土賊多，今年報盜皆騎銳，動至七八千人，則兩撫之推諉隱諱，實釀之也。」

□一月，京師戒嚴，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以兵入衛，嘩於涿，大掠良鄉，如杞逮論死。西兵皆沿邊勁卒，潰而失次竄走，剿掠山東。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、米脂、青澗等縣，起前總兵杜文煥剿之。

三年正月，陝西邊盜王子順、苗美連逃兵掠綏德，眾三四千，南圍韓城。總督楊鶴、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，斬首三千級。賊遁，復犯清澗，官兵追逐之，賊走西川，官兵追擊，降三百餘人，餘大奔。苗美叔苗登霧嘯聚於安定，總兵杜文煥擊敗之。先是，萬曆時，朝廷念西軍勞苦，預給三月糧，以為常。崇禎二年，秦大旱，粟騰貴，軍餉告匱。延綏巡撫楊鶴、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勸王，兩軍復以稽餉而嘩，其潰卒畏捕誅，亡命山谷間，倡饑民為亂。時東事益急，廷議核兵餉，各邊鎮咸釐汰裁餉至數□萬，乘障兵咸噪而下。又以給事中劉懋請裁定驛站，即給郵乘傳有額，毋濫用縣官錢，歲省費無算，謂蘇民力也。而河北游民向籍食驛驛，用是益無賴，歲不登，無所得食，所在潰兵煽之，而全陝無寧土矣。

命洪承疇以都御史巡撫延綏。王嘉胤運陝府谷，他賊入山西，犯襄陵、吉洲、太平、曲沃。

四月，賊王子順、苗美陷蒲縣。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，俱鄰陝，河最狹，賊自神木渡河陷蒲，已分三部，東犯趙城、洪洞、汾、霍，西掠石樓、永和、吉、隰。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。

五月，賊破金鎖關，殺都司王廉。

六月，王嘉胤運陝黃甫川、清水二營，遂據府谷。洪承疇與杜文煥圍之，賊夜劫營，官兵擊敗之。延安知府張輦、都司艾穆蹙賊於延川。賊求撫，王子順、張述聖、姬三兒等俱降。王嘉胤運等掠延安、慶陽，城堡多陷，總督楊鶴主撫，不以聞，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，賊魁黃虎、小紅狼、一丈青、龍江水、掠地虎、郝小泉等，俱給牒免死，安置延綏河西，但不焚殺，其淫掠如故。民罹毒益甚，有司莫敢告，而寇患成於此矣。

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：「秦之流賊，非流自他省，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。邊賊倚土寇為鄉導，土寇倚邊賊為羽翼，六七年來，韓、蒲被掠，其數不多。至近年荒旱頻仍，愚民影附，流劫涇、原、富、耀之間，賊勢始大。當事以不練之兵，剿之不克，又議撫之。其剿也，所斬獲皆饑民也，而真賊飽掠以去矣。其撫也，非不稱降，聚眾無食，仍出劫掠，名降而實非降也。且今年麥苗盡枯，斗粟金三錢，營卒乏食三□餘月，即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彼官且奈兵民何哉！且邇來貪酷成風，民有三金，不能供納賦之一金。至於捕一盜而破□數人之家，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，奈何民不驅為盜乎！若營兵曠伍，半役於司道，半折於武弁，所餘老弱，既不堪戰，又不練習。當責督撫清汰操練，以備實用也。」

山西流賊破蒲州、潞安，官兵敗沒。

七月，御史黃道直言：「盜起於饑，請發餉銀易米，一從保德州河路，一從洛、宜陸路，賑饑民，庶收拾人心，解散黨附。」不報。

八月，王嘉胤運勾西人入犯，佯乞降，仍奪路走黃甫川，復引西人入掠。洪承疇、杜文煥從孤山進擊，大破之，賊奔潰。

□月，王嘉胤運陷清水營，殺游擊李顯宗，復陷府谷。大盜李老柴於鄜、雒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。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於盤谷，斬六百餘級，又敗之寧州。

□一月，山西總兵王國梁追賊於河曲，發西洋礮，礮炸，兵自亂。賊乘之，大潰，遂陷河曲。

□二月乙巳，盜神一元破寧塞，據之，殺參將陳三槐，圍靖邊。副使李右梓固守。賊勾西人四千騎，益圍靖邊，三日夜，遂陷柳樹澗、保安等城。

四年正月，神一元陷保安，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，神一元死，弟一魁領其眾。

癸未，山西賊犯平陽。

庚寅，王嘉胤運渡河掠菜園溝，副總兵曹文詔擊卻之。己亥，命御史吳牲齋金賑陝西饑荒，招撫流盜，諭曰：「陝西屢報饑荒，小民失業，甚者迫而從賊，自罹鋒刃。誰非赤子，顛連若斯！今特發□萬金，命御史前去，酌彼災處，次第賑給。仍曉諭愚民，即或脅從，僅入賊黨，若肯歸正，即為良民，嘉與維新，一體收恤。」上召輔臣、九卿、科、道及各省監司於文華殿。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之事。對曰：「寇在平陽，或在河曲，近聞漸已渡河，河曲尚阻，須大創之，但兵寡餉乏耳！」上曰：「前言寇平，何尚阻也？」對曰：「山、陝隔河，條去條來，故河曲獨被困。」問河曲之陷。曰：「賊未嘗攻，大抵饑民為之內應，今不早圖，有誤國事。」上問陝西參政劉嘉遇以流寇。對曰：「流寇因兵餉不足，故難剿耳。且寇見官兵即散，退復嘯聚。」上曰：「寇亦吾赤子也，宜招撫之。」又問近寇所在。對曰：「一在延安，一在宜川。」上凝思久之，命退。

寧武總兵孫顯祖言：「聞喜、稷山賊二□餘萬，日剿日益。官兵不過二千，奔逐不支。乞發京營，或調邊騎夾剿。」命下所督便宜專制。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，竟不行。

二月壬子，總兵賀虎臣、杜文煥合軍圍保安。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，復糾賊數萬劫寧夏。都指揮王英兵潰，諸道將棄城南奔。

戊午，一魁至慶陽，破東關，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。

戊辰，賊圍慶陽，總督楊鶴在邠乾，不即援。宜君賊趙和尚等南犯涇陽、三原、韓城、澄城，各賊分犯，不知其數。

壬申，神一魁陷合水。

三月丁丑，張應昌等援慶陽，賊圍解。時議招一魁，散其黨。

癸未，賊帥孫繼業、茹成名等六□餘人來降，總督楊鶴受之。設御座於固原城樓上，賊跪拜呼萬歲。因宣聖諭，令設誓，各解

散，或歸伍，或歸農。自此群盜視總督如兒戲矣。

甲午，陝盜劉五、可天飛據鐵角城，混天飛、獨行狼等聚蘆保嶺，眾各萬餘，分犯平涼、固原、耀州、涇陽、三原，盜混天猴薄寧州，分犯環縣。賊陷武安，走平涼，詐稱官兵，襲陷華亭。時大盜王老虎圍莊浪。曹文詔、王性善西剿，諸賊乘虛四犯。楊鶴給降人牒，令各還鄉，簡其豪千餘人，以參將吳弘器領之，駐寧塞，而宜君、雒川盜又蠶起矣。副總兵曹文詔擊賊於栗園，大敗之。

四月己未，神一魁降於楊鶴。鶴責數其罪，俱伏謝。一魁有戰騎五千，鶴侈其事，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，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。宜、雒賊亦求撫於國事，從之。其脅從饑民，各給牒回籍，首領置軍中。省臣劾宣大總督魏雲中、陝西總督楊鶴恇怯玩寇，上切責雲中等平盜自贖。時言官交論鶴，鶴疏引咎。曹文詔等克河曲，斬賊一千五百餘級，獲兵械馬騾數千。

丁卯，延綏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，降者入謝，伏兵斬三百二〇人。

庚午，賊陷始興。御史吳牲西行至延長，寇聚城下，諭以禍福，委同知趙鶴年分賑，賊各解散，游賊聞之，皆回受賑，撫賊七千有奇。降盜不沾泥擁眾脅糧賞，復攻米脂。總兵王承恩、侯拱極率三千人至葭州，洪承疇、張應昌亦至。賊分兩營以待，連戰，賊始遁。追至西川，斬三百餘級，賊溺死無算。官兵屯西川雙湖峪，其間寨寨六〇有四，皆險絕，盡為賊藪。承疇乃令在在設防堵截，不沾泥懼，率百騎逃關山嶺。都司馬科等追之，盡殲其騎，不沾泥乃降，手殺賊目雙翅虎，縛獻柴金龍以自贖。

五月乙亥，王承恩擊宜川賊，敗之，賊闖王虎、金翅鵬乞降。金翅鵬即王子順姪成功也。餘賊走宜君，其眾二萬。陝西都司曹變蛟追寧塞遺賊於唐毛山，賊大潰。四戰皆捷，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，而寧塞之逸賊稍殺矣。

御史吳牲至榆林鎮，以晉兵過糶，斗米銀六錢，草根木皮俱盡，人至相食，牲因奏：「榆林為西北雄鎮，宿將勁兵出焉，非他鎮比。雜販牟利，商民欣赴，初無損於晉。若以防河為名，而絕秦人之命，恐謀國不在此也。」

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、合陽，靈州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，斬三百餘級。賊走鄜州，復進擊，斬六百餘級。時榆林連旱四年，延安饑民甚眾。西安大旱，巡撫練國事更請發帑賑濟，不報。趙四兒尋降。初，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，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。上謂賊勢蹙甚，招撫為非，殺之良是，命吳牲核奏。

丁酉，延綏、榆林大雨，始有禾。

庚子，盜滿天星降於楊鶴。鶴選其驍勇置營中，散其黨萬二千人，即命其魁分勒回籍。未數月，皆畔去。

壬寅，賊萬人自合水、保安逃出，攻中部，降丁內應，城陷。

六月癸卯，曹文詔擊斬王嘉胤運於陽城，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，號曰紫金梁。其黨自相名目，有老回回、八金剛、闖王、闖將、八大王、掃地王、闖塌天、破甲鎗、邢紅狼、亂世王、混天王、顯道神、鄉里人、活地草等，分為三〇六營。

辛酉，鄜州賊混天猴、張孟金謀襲靖邊，張應昌邀之於真水川，敗之，追斬四百餘級。

癸亥，混天猴、獨行狼等萬餘人自甘泉犯合水，洪承疇率兵追擊，敗之甘泉山中，混天猴等乞降。

七月，賊首上天龍、馬老虎、獨行狼復掠鄜州，列三營於大平原，楊鶴、王承恩擊破之，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。給事中孟國祥、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。

癸未，逮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，論戍之。

丁亥，曹文詔等諸將擊賊，連敗之，賊奔東北。是役也，合督撫四鎮之兵，窮追半月，先後數〇戰，賊敗，潛遁山谷，延安、慶陽千里內暫安焉。

甲午，賊趙四兒六千餘人，東渡山西，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。賊入沁水縣，縣東北有寶莊，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。先是，銓父尚書五典調海內將亂，築牆為堡，甚堅。至是，賊犯寶莊，五典已沒，銓子道濬、道澤俱官京師，惟銓妻霍氏守舍。眾議棄堡，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：「避賊而出，家不保；出而遇賊，身更不免。等死耳，死於家，不猶愈死於野乎？且我守堅，賊必不得志。」躬率僮僕為守禦。賊至，環攻之，堡中矢石並發，賊傷甚眾，越四日乃退。其避山谷者，多遇賊淫殺，惟張氏宗族得全。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。

辛丑，陝西賊陷中部，王承恩擊斬千七百級。

八月癸卯，總兵賀虎擊斬慶陽賊劉六，斬其餘黨五百餘人，西路漸平。先是，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，上命御史吳牲確查報聞，牲上言：「延、慶地互數千里，土瘠民窮，連歲旱荒，盜賊蠶起。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、安邊，攻保安。一元死，弟一魁繼之，又破合水，圍慶陽。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，餘黨郝臨庵、劉六等眾不下數萬，掠環縣、真寧間。此保安、合水之流擊也。延安四載奇荒，邊軍始亂，出掠米脂、綏德、青澗，脅從甚眾，幾於無民，流劫延南。點燈子眾號數萬，自山西回黃龍山，西安北界數州縣，被毒甚慘。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。近官軍南剿，賊望風潛逃，相繼招安，滿天星等降於榆林，餘賊遂徙而北。其降賊雖散原籍，仍復劫掠，於是官賊之謠，而人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。點燈子眾五六千，在青澗旋撫旋叛。慶陽郝臨庵、劉六等亦曾受撫，今攻陷中部者，皆其眾也。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，已出韓城、潼關，道臣胡其俊猶追贖錢九〇萬，賊復橫索，一一給之惟謹。要挾重資之說，有自來矣。為今之計，集兵合剿，殲其渠而餘眾自破，明賞罰而士氣自鼓，秦事猶可為也。」

山西賊陷臨州、蒲州，命許鼎臣巡撫山西。洪承疇駐慶陽，報乏餉，已，承疇兵大敗趙四兒於山西桑落鎮。

九月，山西賊入河北，犯濟原。神一魁復叛，據寧塞，劫守將吳器、范禮。官兵攻圍之，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。盜獨頭虎、滿天星、一丈青、上天猴等五部，恣掠宜、雒。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，去賊營二〇里，不敢出戰。土人強之出，報斬五〇級。驗之，則率婦女首也。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胤職。

王辰，命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，張福臻巡撫延綏。黃友才復叛而遁，追斬千一百級。洪承疇擊賊趙四兒，擒之，即點燈子也。起青澗、綏德，奔突延、西間，往來秦、晉，沿河郡縣多苦之。至是伏誅，平陽稍安。其黨黑煞神起，又有過天星、蠟子塊與紫金梁等，共數〇部。自賊據中部，官軍攻圍兩月不下。

冬〇月，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，克之。

陝西賊陷宜川。

〇一月丙子，陝賊譚雄陷安塞，襲掠一空，仍乞撫。

閏〇一月，王承恩誘譚雄等五人斬之。

癸丑，陝賊不沾泥、張存孟等陷安定。

甲子，王承恩克安塞，斬五百餘級，即進剿安定，賊潛走綏德。

降丁混天猴勾盜陷甘泉，劫餉銀〇萬八千兩，殺知縣郭永圖，備兵河西張允登戰死。洪承疇聞之，遣王承恩分剿。以甘泉郡、延咽喉，而自以四百人赴之，賊勢日熾。承疇日不暇給矣。

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蠟子塊於萬泉。

〇二月，甘泉賊陷宜君，又陷葭州，備兵僉事郭景嵩死之。

己丑，諸降盜復叛，攻綏德。上憂延綏賊蔓，以山、陝督撫請餉疏切責戶、兵二部。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〇萬金，接濟秦中。甲午，孫顯祖於河津、聞喜等處，與賊六戰俱捷。

五年正月，延綏賊偽為米商人宜君，遂陷之。復陷保安、合水。流入山西者，陷蒲州、永寧，大掠四出。山西巡撫御史羅世錦歸咎於秦，謂以鄰為壑。給事中裴君賜，晉人也，上言：「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，而後再議剿撫。」蓋當事之無定見如此。

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萬，資剿費，並以勸農，從之。

先是，寧塞逸賊合環、慶諸寇，屯鎮原之蒲河，欲犯平涼，走鳳翔、漢中，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，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，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奸，殺賊塘馬，斷其耳目，賊遂不敢出。又食乏，互相猜疑。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，曹文詔以臨洮兵至，賀虎臣兵亦至。會於西澳，各夾擊賊，大小餘戰，追奔數千里，斬首千餘級，傷墜無算，而寧塞之寇盡矣。惟渾天猴等尚據襄樂，練國事遂移鎮寧州。時以西澳之捷為用兵來第一。

戊午，洪承疇等擊敗賊於槐安堡，賊雖奔竄，尚破華亭，擾莊浪，而官兵追捕，皆破膽潛匿。先是，延西諸寇，承疇偕文詔先後清蕩，而鐵角城乃邊盜藪，郝臨庵、可天飛為官軍所敗，獨行狼跳入其伍，耕牧鐵角城，為持久計。聞他盜盡平，甚懼。承疇、文詔擊破之，斬可天飛，其二賊亦生得，就誅。自西澳捷後，軍聲大振，曹文詔忠勇善戰，承疇與下同甘苦，得士卒心，轉戰四載，斬級三萬，西人稍稍休息，然亦憊甚矣。

甲子，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：「三秦為海內上游，延安、慶陽為關中藩屏，榆林又為延、慶藩籬；無榆林必無延、慶，無延、慶必無關中矣。乃自盜發以來，破城屠野，四載於茲。良以盜眾我寡，盜飽我饑，內鮮及時之餉，外乏應手之援。揆厥所由，緣廟堂之上，以延、慶視延、慶，未嘗以全秦視延、慶；以秦視秦，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；而且誤視此流盜為饑民。勢燄燎原，莫可撲滅。若非亟增大兵，措大餉，為一勞永逸之計，恐官軍驚於東，賊馳於西，師老財匱，揭竿莫御，天下事尚忍言哉！乞敕所司，亟措餉二萬，給民牛種，為兵士犒賞，急圖安戢，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。」

張應昌等擊黃友才，斬之。

二月，寧塞逋寇復熾。

庚寅，盜夜入鄜州，備兵僉事郭應響死之。

三月壬戌，陝西賊陷華亭，知縣徐兆麟赴任七日，城陷，逮至，竟坐棄市，人皆冤之。

四月，湖廣流盜自興國人江西太和、吉安等處。

七月，山西賊陷大寧。

八月，曹文詔擊賊甘泉，敗之。洪承疇令脅從者免殺，降四千餘人，散者亦數千人，餘賊散匿山谷。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於長子，賊奔沁水。

庚辰，賊首紫金梁、老回回、八金剛以三萬眾圍寶莊。時張道濬得罪家居，率其族禦之，賊多死，聞秦師且至，懼欲乞撫。紫金梁呼於壁下，道濬登陴見之，紫金梁免胄前曰：「我王自用也。誤從王嘉胤，運故至，此此來乞降耳！」俄老回回亦至。道濬諭之曰：「急還所俘，散若徒眾，吾為請於撫軍，貸爾死。」賊乃還所掠，拔營而西，入陽城界。道濬以賊情告於統殷曰：「賊狡未可信。」因遣使往覘賊，諸賊咸就約，惟八大王、闖塌天五營不受命。紫金梁歸款未決，諸軍乘賊不備，輕騎襲賊營，賊怒，南犯濟源，陷溫縣。

九月，山西賊破臨縣，賊魁豹五等據其城。又陷修武，殺知縣劉鳳翔，焚掠武陟、暉縣，遂圍懷慶。上以藩封重地，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燝殺賊自贖。賊既盡向河北，山西巡撫宋統殷、備兵冀北王肇生率軍次陵川，扼賊北歸。賊北走，遇官軍，賊死鬥，互相勝負。會夜與賊爭險，對營兩山頭，賊緣窮谷而登，大噪，官軍亂，統殷、肇生皆走，與諸軍相失。宣大總督張宗衡將兵至高平，統殷、肇生以師畢會，大破賊於桑子鎮，賊復入沁水。

○月，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。

癸未，王承恩敗安塞遺賊於西川胡堡，賊目喬六自斬其魁以黨降，餘遁，延、綏稍寧。

○一月，罷山西巡撫宋統殷，以許鼎臣代之。

○二月，張宗衡、許鼎臣同逐賊臨縣，賊轉入盤磨山，山方六百里，賊閻正虎據交城、文水以窺太原，邢滿川、上天龍據吳城、向陽以窺汾州；紫金梁以秦、豫毛兵俱集澤潞東南，遂乘虛從沁州而北，入榆次，又入壽陽，距太原不五里。許鼎臣撤師北歸。時賊首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，構小隙，遣其弟混天王來歸。廷議方督進討，諸將諱言受降，權辭謝之，約得紫金梁頭，始為請於朝。混天王唯唯，泣涕而去。亂世王與破甲錐合謀，圖紫金梁。賊分為三，陷霍、垣曲、長子諸縣。壬辰，陷遼州，是日除夕也。是月，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霍維端以降，諸將分領入營，還宜君。

六年正月丁酉，賊闖入畿南西山，距順德百里。時大隊在山西，分為二：一北向，西犯平縣，窺固關；一南向河北。懷、衛之間，盡遭蹂躪矣。

丁未，左良玉敗賊於涉縣西，斬其渠。賊望其旗幟皆靡，然賊勢尚熾，謀渡河南犯。

癸丑，進曹文詔都督同知。文詔連敗賊於忻、代間，斬首千五百級。

二月，許鼎臣、曹文詔屯平定，張應昌屯汾州，駐太原東西以禦寇。賊踞林縣山中，饑民相望而起。左良玉敗績於武安，河南兵七千，先後死亡殆盡，賊益熾。左良玉勢孤，乃請鄧玘兵相援。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檄守備李定、王國璽逐賊畿輔，陷賊伏中，兵敗，死亡略盡。賊長驅保定，備兵副使盧象昇禦卻之。曹文詔敗賊於榆杜。時文詔屢捷，張應昌逗遛不進，紫金梁、老回回從榆次敗，北奔。

三月，蜀賊寇百丈關，官軍敗沒。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，益以石砮土司馬鳳儀兵，馳赴河南。未幾，馬鳳儀敗沒。丙午，山西兵擊賊於陽城北，張道濬設伏於三纏凹。賊至，伏起，擊之，斬其魁，生擒賊首滿天星、闖王，賊大奔。巡撫鼎臣獻俘闕下，奏道濬功第一。

四月丙寅，山西賊陷平順。

乙酉，曹文詔敗賊於陽城，斬千餘級。河南西路賊自輝縣入清化鎮，所在守將敗沒。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，揖賊使人，撫臣不得無罪。

五月癸巳，山西巡撫鼎臣以流寇恣掠，請蠲積逋，並豫免數年額賦，不許。

己酉，上以剿賊諸將，一時功罪勤惰，應有監紀，特命內監陳大金、閻思印、謝文舉、孫茂霖分監曹文詔、張應昌、左良玉、鄧玘軍，紀功過，催糧餉。仍發內帑四萬金，素紅蟒段四百匹，紅素千匹，軍前給賞。

庚申，曹文詔夜襲賊於偏店，賊亡走，墜山谷者亡算，盡南奔。諸將會兵逐之沙河，奪馬驟數千，賊自邯鄲南走。河北賊陷涉縣。

六月乙丑，川兵潰於林縣，毛兵殺傷甚眾。潞王告急，乞濟師。

丙寅，河北賊圍湯陰、林、輝、涉、安諸邑，別賊自陽城、垣曲來合於濟源。山西賊陷和順。

辛巳，左良玉破賊於懷慶，賊盡奔太行山。上念中州寇盜蔓延，命總兵倪寵、王樸分將京營兵，監以內監楊進朝、盧九德，賜二帥弓矢千五百，戰馬三百，健丁三百，馳赴中州夾剿。

七月乙未，賊屯彰德、汾州，張應昌進剿，汾陽知縣費甲鏞以逼迫苦供億，投井死。

丙申，山西賊陷樂平。河北賊攻彰德，左良玉禦卻之。

辛丑，山西賊陷永和，旋陷沁水。賊自秦入晉，五犯沁水，至是陷之。

八月丁亥，陝西賊攻隆德，殺知縣費彥芳。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於綏德城下，死之。

九月己亥，張應昌敗賊於平山，獲賊首張有義，即一盞燈也。

○月丁卯，山西、河北諸賊二四營，乘兵渡河而南，犯閿鄉，陷澠池，分入河南、湖廣、漢中、興平。畿內賊至寧晉，掠南

宮甚慘。尋走五臺山，山周數百里，賊據顯通寺，其中薪儲皆具，險阻足守，官軍不敢擊。

□二月己未，河南賊陷伊陽。

庚申，陷盧氏。遍掠汝州、浙川、內鄉、光化、均州。

戊寅，犯南陽。

庚辰，湖廣賊假進香客陷鄖西。

癸未，湖廣賊陷上津。丙戌，陝賊陷鎮安。時秦賊既盡入晉，流突畿輔、河南，至數□萬。而延綏賊首鑽天哨、開山斧獨據永寧關，前阻山險，下臨黃河，負固數年不下。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，乃陽傳總制檄，發兵簡眾七千人，抵延川，潛師疾走入山。賊不虞大兵至，倉皇潰伏。焚其巢，縱擊，斬首千六百級，二賊死。分兵擊賊首一座城，斬之，延水盜悉平，奇瑜威名著關、陝。是年，陝西、山西大饑。

七年正月壬辰，降盜王剛、王之臣、通天柱等，至太原挾賞，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，共斬四百二□九人。王之臣即約五，通天柱孝義土賊也。而崑崙大盜高加計，號顯道神，尤橫。會大旱，饑民投賊者逾眾。

畿輔兵漸集，賊西竄。

河南賊自鄖陽渡江，薄穀城，掠光化、新野，而襄陽賊六路俱集，郡兵不能支。又賊四五千人入郢界，圍均州，往荊門西北夷陵。

辛丑，陝賊陷洵陽，逼興安，西鄉土寇乘之，漢中震動。興安賊連陷紫陽、平利、白河，道臣王在臺固守興安，洪承疇赴援，城得全。時練國事移兵商、雒，賊南破鳳縣，入四川。

癸丑，陷遠安。

乙卯，楚賊陷房縣、保康。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：「南都、鳳、泗、承天，陵寢所在，宜以宿、壽、襄、葉為咽喉。淮、徐則京師咽喉也，乞敕准撫楊一鵬急宜預備，防賊東犯。」

二月壬戌，蜀賊陷興山。

壬申，入瞿塘，陷夔州，一宿去。賊既蔓延秦、晉、楚、豫之郊，流突無定，廷議以為「各鎮撫事權不一，互相觀望，宜以重臣開督府，統攝諸道兵討賊」。制曰「可」。僉擬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，未可輕易。詔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，總督陝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廣、四川軍務，視賊所向，隨方剿撫。奇瑜檄諸將會兵於陝、川。

三月己丑，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：「流寇有四：一亂民，一驛卒，一饑黎，一難氓。宜分別剿撫。」上善之，下總督奇瑜。

乙巳，川兵敗賊於巴州。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，大饑，人相食。

四月丙辰，逮撫治鄖陽蔣允儀，以失陷鄖西諸邑也。川賊渡利州河，札陽平、白水等關，分四路。土人力拒之，賊走奉節。

楚賊在房縣，婦倍於男，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。

甲戌，發帑金五萬，命御史梁炳賑饑陝西。時山西永寧州民蘇倚哥，殺父母炙而食之。

川賊三萬人返屯鄖陽之黃龍灘，分三道：一均州，趨河南；一鄖陽，趨淪川；一趨商、洛、盧氏。張應昌兵敗於均州。

丁丑，川賊復入陝，陷兩當。己卯，陷鳳縣。先是，三邊總督洪承疇因插漢犯甘肅，即漢中北行，至棧道青橋驛，聞州賊數萬營寧羌，乃返至沔州援之。賊由陽平關過河，奔鞏昌，承疇追至成縣，見賊勢盛，須益邊兵，乃檄副將賀人龍、劉成功等兵三千，赴藍田夾擊。及兩當、鳳縣連陷，賊分道，一向邊方，一向漢中。知府斷棧道，守雞頭岡，賊不得前，問道犯城固、洋縣，官兵禦卻之。賊走石泉、漢陰，又別部賊二萬，由鳳縣趨寶雞、汧陽求撫，承疇姑慰諭焉。時撫治鄖陽盧象昇、總督陳奇瑜以數省兵力萃於楚，楚賊盡西奔漢中。而川、巴、通江入西鄉者，復三二千，凡名賊盡歸漢中、興平，而接於商、雒。癸未，賊復謀入川，阻大江，入西安之終南。

五月，陝別賊陷文縣。文縣去歲大旱，入秋早霜，冬無雪，今春不雨，斗米銀七錢。延綏西路數年不登。賊分部一略鄜延，一掠延慶，官軍迫之，賊皆傍終南山，竄入商、雒。群盜畢集，深入大峪，承疇會師進逐之，遂東走網谷川，復入大山遠竄。

己亥，賊復出，再陷鳳縣、漢南，招撫之。賊一出棧道，西陷麟游、永壽，東陷同安。

庚子，賊走鳳翔，西趨汧陽、隴州。

乙巳，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。

巡撫陝西練國事奏：「今日最難有五：曰缺兵。大盜起延綏、榆林，兵不足轉調甘肅，自寧夏、甘肅再喪師，今防插漢尚不足，能分以剿賊乎？榆林兵止五千，陳奇瑜率以剿賊，而防秋又當西還，則兵愈少。二曰缺餉。西安、鳳翔兵荒，所留新餉，即使支盡，不抵三鎮之用，司府無可借，餉將安出？三曰缺官。荒盜頻仍，有參罰戴罪，有追賊客死，有失城就逮，道府且不樂就，何況有司？今官缺三□餘員，何以治民辦賊？故缺官宜急補，而參罰亦宜少減也。曰宗祿。奏俗囂悍，貧宗尤甚，垂涎賑金，漸不可長。曰驛地。秦、晉驛遞，例不全給，今募夫之苦，更加千倍，故人人思遁。凡在衝路，宜全給以安其心。」

洪承疇進師岐山。駐三原賊□餘萬，承疇兵僅三千，張疑設伏，賊從耀州奔同州。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，總兵左光先等將之；臨鞏兵三千五百，總兵孫顯祖等將之；平涼兵千人，副總兵艾萬年將之，止可守城。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，專視盜所向，為援剿。

六月丙寅，總督奇瑜、鄖撫象昇剿竹山、竹溪各山寇，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。奇瑜復敗賊於硤石，斬七百餘人，淹死五千餘人，墮崖死者二千餘人。

七月，陝西降盜陷隴州。

己丑，洪承疇奏言：「入陝猖獗之賊，大抵可□四五萬，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，持其勢眾，旁伏遞進，則剿賊之難。賊多精騎，每跨雙馬，官軍馬三步七，則追逐之難。賊攻堡掠野，到處可資，官軍待餉轉連，則糧芻之難。賊入山負嶠，官兵相持一日，即坐誤一日，則時日之難。且請鹽課銀三□萬，加曹變蛟秩，鼓其敵愾。」從之。

辛卯，賊至鳳翔西關，借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，守臣知其詐，給以門不敢啟，須絕城上，先登三□六人，盡殺之。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，劾地方官紳撓撫局，以激上怒，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□餘人下刑部獄。

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，披雙鎧，直抵西安城下乞撫。巡按范復粹無計，登陴固守。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，馳還，登南城，檄賊至濠畔，語一日夜，未決，度不受撫，必西走鄠、盩屋，密檄沿途官兵飭備，更設伏盩屋之夾水溝。時禾茂泥淖，騎不任馳，伏發，殲其半。國事遣官招之，諭殺渠自贖，予上賞。頃之，一賊斬國棟以獻，賊人人自疑，互戕千餘人，餘入南山。

乙未，洪承疇進次華州，各賊聞之，自朝邑折而北，奔澄城、合陽。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奔，云犯西安。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，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賊。賊揚至西安東境，官軍以力疲未能出。承疇恐賊東出潼關，先令張全昌、曹變蛟間道走渭、華，遏其前，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溝追賊。游擊李效祖、柏永鎮力戰，賊卻，不能出關，因登山。承疇馳赴藍田，欲從山後間道剿之。

丙午，賊覘知官兵意，夜走商、雒。初，老回回等萬餘，先踞南雒山中，今又益盜萬餘，其地山谷險阻。承疇率諸將共兵三千人，赴潼關大峪口，截其出，仍備闕鄉、靈寶諸處。

總兵尤世威兵潰於雒南，群賊越盧氏，奔永寧。先是，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，皆致疫病，不任戰。左良玉兵自內鄉赴援盧氏。慶陽賊南下，烽火徹三原、涇陽、耀州、富平。

八月，上憂寇，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，並赴河南。時豫賊衝突禹、許、長葛間，凡□三營，大營在永寧、盧氏，約九月向山

東，誘官軍東出，謀襲汴梁。

陝賊復陷隴州，屯州城浹月，參將賀人龍等援隴州，賊圍之。群賊到處烏合，簡精壯為前驅，收婦女老弱，急則用之餌官軍，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，賊勢不減。

總督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，斬渠口人，餘俱延安民，並令還鄉。先是，賊為洪承疇所逐，竄漢中，川兵扼巴西諸險，賊饑無所得食，故乞降於奇瑜，凡數萬人。奇瑜專事招撫，受其降，檄諸軍按甲無動，遣官監護降者。諸盜未大創，本無降意，徒以饑疲，困於地險，不得逞，姑從款以紓我師。奇瑜檄所過郡邑，為具糗糧傳送之。既度棧道，已出險，數萬眾漸不受繩束，仍事殺掠，所至罷市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員，攻陷麟游、永壽，勢不可遏矣。

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。人龍率以襲賊，卻之。

閏八月乙酉，陝賊陷靈臺。辛卯，陷崇信、白水。丙辰，陷涇州。河南大旱。

壬寅，陳奇瑜至鳳縣。時賊益熾，北接慶陽，西至鞏昌，西北至邠州、長安，西南則盤屋、寶雞，眾殆二萬，始悔其見愚，分兵出御，而兵已寡矣。

九月，賊二萬餘營，西至函谷關，東至河陽，連屯百餘里。別賊萬餘，連營雒南、閩鄉。

癸亥，陝賊陷扶風。

庚午，命吳牲巡撫山西。

甲戌，豫賊東至於蘄水，大隊盡入黃州、廣濟。兵部檄河南兵入同、華，湖廣兵入商雒，四川兵入漢中、興平，山西兵入韓城、蒲州。

丁丑，陝賊分三部：一由鳳縣攻漢中；一出略陽，由陽平關入梓潼、劍州，犯蜀；一由寧羌犯廣元。

辛巳，洪承疇遣副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，賀人龍圍始解。

□月甲寅，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：「漢南降盜陷城破邑，所在騷然。皆由奇瑜端主招降，調盜已革心，不許道途訊詰，故郡邑不敢問。開門揖盜，剿撫兩妨，皆奇瑜之流毒也。」山西巡撫吳牲言：「招安流盜，最宜慎重，彼狼子野心，勢難馴服，況邊地窮荒，蕪居無食，僅曰免死，遂甘心易慮乎哉！」

癸巳，河南盜掃地王等趨江北，自英、霍分掠潛山、太湖、宿松，別部陷陳州、靈寶。

己酉，楚賊自京山間道趨顯陵，明日遁入山中。時大寇仍聚秦中，老回回屯武功。

辛亥，河南賊陷盧氏。上以秦寇猖獗，壬子，逮巡撫練國事，命李喬巡撫陝西。官軍三敗賊於華陰、南原之間，斬首千二百級。

□一月，總督奇瑜請各撫、鎮分地責成，從之。時撫局大潰，賊氛日熾，故有是請，欲分委其過也。

壬戌，江北賊陷英山，焚霍山。庚辰，削總督陳奇瑜職，聽勸。

□二月，進洪承疇兵部尚書，總督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、湖廣、保定、真定等處軍務，其總督三邊如故。先是，西寧殺將領，承疇還軍定亂，賊遂分陷關、隴，西寧既定，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。賊聞承疇將至，悉眾東奔，分道盡入河南，集宛、雒間。左良玉軍泄池，總兵陳永福合鄧玘軍南陽，頗有斬獲。而山西防河之戍，多逃自靈丘、廣昌，逕走五臺，陝西、鄖陽各處告警，賊游兵東下常德。

八年正月丁巳，河南賊陷滎陽，屠汜水，又陷固始。時秦賊數萬出關，分為三：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；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；一自盧氏東向，分犯河南、北。河南、北諸盜復分為三：一走伊、汝，陷滎、汜，焚掠無遺，東剽及鄭州，復分道犯商城；一自葉、蔡南圍汝寧；一自懷慶東渡河，掠歸德、睢、汝、陳、許等州。其襄陽賊，與汝寧合五營，眾數萬，並入襄陽境。給事中常自裕上言：「中原天下安危所繫，今群盜充斥，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澗，陳治邦等數營扼汝州，陳永福孤軍堵南陽，賊勢日眾，兵力日分，賊二三萬，大小七二營，蜂屯伊、嵩、宛、雒之間。以數千官軍，東西堵拒，賊何所畏而不長驅哉！乞更選邊兵，統以廉勇之將，特選重臣視師，庶腹心不致決裂也。」

河南逸賊復入漢中，陷寧羌，轉入臨、鞏。

庚申，江北賊陷霍丘。

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，共七萬二千，餉九萬三千六千，並發內庫銀二萬，齊赴督臣軍前，更命尚書承疇統率大兵出關節制諸路撫、鎮，合力剿除，期以六月掃蕩廓清，立頒上賞。如仍留餘孽，督、撫諸臣立真重典。其進止一聽督臣，概不中制。承疇率軍赴河南。

陝西賊陷靈臺。

河南賊分三道：一趨六安，一趨鳳陽，一趨潁、濮。

壬戌，陷潁州，知州尹夢鼈、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。

丙寅，賊陷鳳陽，鳳陽無城郭，賊大至，官軍無一人迎敵者，遂潰。賊焚皇陵，樓殿為燼，燔松三萬株，殺守陵太監六餘人，縱高牆罪宗百餘人。留守朱國卷戰，斬賊二七人，力竭死。渠掃地王、太平王入府治，知府顏容喧囚服匿獄中，賊縱囚，獲之，賊渠張蓋鼓吹坐堂上，杖容喧於堂下，殺之。推官萬文英等六人，武官四一人俱殺。士民被殺者數萬，剖孕婦，注嬰兒於槩，燬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餘間，光燭百里。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，恣掠三日。

戊辰，太監盧九德、總兵楊樹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，南京兵亦至。賊奔，以筵藎卜於神祠，不利，剝神像而去。賊拔營南下，沿途殺掠無遺，趨廬州。

丁卯，命洪承疇趣東馳剿寇。

甲戌，鳳陽賊陷巢縣，已，攻舒城，知縣章可試塞三門，開西門誘賊入，陷於坑，奔潰死千人，因掠霍山、合肥諸縣。是日圍六合，聚稚子百，環木焚之，聽其哀號，以為笑樂。又裸婦人數千，置於城下，少有媿阻，即磔之，攻三日而去。出帑金二萬助剿餉；發太僕金萬輸西安；其湖廣餉九萬，資鎮筓等兵；鹽課萬，貯淮、揚以防寇逸。初，兵部會戶部，調南北主客兵七萬，馬一萬五千，每兵日銀三分，米一升五合，馬日草一束，銀二分，豆三升，銀二分。計五閱月，約一萬金云。

戊寅，江北賊自舒城抵廬江，邑人具幣求免，偽許之，夜襲城，城陷。

己卯，陷無為州。洪承疇抵河南，河南諸盜知承疇至，又入潼關。承疇遣副總兵來胤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，令總兵秦翼明、游來朝間道向山東趨徐州，捍江北逸寇。

庚辰，江北賊滿天星、張大受等攻桐城，不利。賊渠乘輿繞城呼降，守將射中其腰，夜走潛、太諸邑。諸邑多山氓，習獵，射虎豹，藥弩窩弓甚設，所在結寨殺賊，賊遂西向麻城，抵漢口。

二月，癸未，江北賊陷潛山。乙酉，陷羅田。

命總兵曹文詔剿寇陳、許。時湖廣扼賊，賊仍走太湖，攻陷之。而河南賊迫於諸路兵，其在南陽者，過應、隨駐襄陽。在汝寧者則入黃州。而鳳、潁賊入英、霍、蘄、黃一帶，擾殆遍。其在嵩、盧、靈、陝諸寇，密趨潼關。雒南者，又折入秦中，約六七萬，西安諸縣並遭蹂躪。有四大營，北渡渭，突剽邠、耀間。其山西寇，則在平陽、汾州諸縣，並野掠，而土寇助之。

癸未，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疏聞。是日，上當御經筵，特傳免，素服避殿，親祭告太廟，命百官修省，俱素服從事。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並振纓下獄。一鵬論死，棄西市，振纓遣戍。

乙未，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，巡撫鳳陽，同洪承疇協剿。承疇請：「四川撫鎮俱移夔門、達州，進援襄、漢；湖廣撫鎮分駐

承天、襄陽；鄖撫移駐鄖、襄，漕督移駐潁、亳，進援汝寧、歸德；山東撫臣移鎮曹、濮，進援江北、江南；山西撫臣移蒲州，進援靈、陝；陝西撫臣移商州，調度興安、漢中；河南撫臣移汝南、南陽間；保定撫鎮移駐邯鄲、磁州，可南北策應。」從之。

三月癸丑，湖廣賊陷麻城。

丙辰，省臣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，不許。

庚申，蕲、黃大盜爬天王擁眾八百餘人，村民擒之。身長八尺，自言：「天亡我，非我罪也」。倡亂□二年，陷□州縣，其子日啖人心，髮、雙目俱赤。

先是，鳳陽賊奔蕲、黃，洪承疇次汝寧，慮其再入江北，令鄧玘扼之。令曹文詔邀之應、隨間，又總兵賀人龍、劉成功率兵分駐信陽、泌陽，恐其入豫也。

壬戌，漢中賊陷寧羌。

丙子，總兵鄧玘為叛率殺於樊城。玘無紀律，所將蜀兵好淫掠。俄騎營畔，玘避樓墜火死。舉營北竄，惟步卒未動，洪承疇命副總兵賈一選、周繼元分領之。

是月，給事中常自裕言：「皇上赫然振怒，調兵七萬，其實不過五萬；且分之各處，未足遏賊。鳳陽焚劫四日而馬爌至，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，潁、亳、安、廬之賊返旆而北，尤世威等信尚杳然。至賀人龍等，各處淫掠，所謂賊梳而軍櫛也。唯皇上嚴飭之，以伸軍法。」

四月乙酉，承疇次汝州，以各寇之復入秦也，率諸將自汝入秦，檄曹文詔以師會。

丙午，承疇次靈寶，文詔自南陽至。以商、雒為賊藪，漢中、興平其奇境也，令文詔出閩鄉，直搗商、雒，自馳興安，遏其奔軼。

五月甲寅，曹文詔夜至五峪，寇伏險以誘，文詔擊敗之。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，老回回等拒官兵，營五□里。賀人龍南入子午谷，奪其南徑。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往東南，遏其北走，夜渡河走郿縣，承疇亦渡河追之。

丙辰，至王渠鎮。寇方下南山恣掠，賀人龍遽擊走之，追至大泥峪，寇舍騎登山。

丁巳，官兵至縣之秦王嶺，值寇，張全昌擊敗之。自是商、雒之寇逃終南山中，餘寇西奔興平。蓋冬、春之間，寇奔豫，奔楚，奔江北，其勢多而且散，至是寇又悉萃於秦矣。

六月壬午，下河南巡撫玄默於獄。

丁酉，免陝西巡撫李喬官，議罪，以庸儒玩寇也。以甘學闈巡撫陝西。

乙酉，秦賊搖天動襲陷西和。

丙午，總兵曹文詔至娑羅寨，寇大至，力竭自刎。文詔敢鬥，前後殺賊萬計，為賊所畏，官軍聞之奪氣。

秦賊在晉者，巡撫吳牲會兵逐之，走河南，惟顯道神、活地草、鄉里人三營留晉。牲方謀合兵剿滅，會西人人塞，斂兵防河，賊復熾。

七月癸亥，秦賊陷澄城。

八月壬午，陷咸陽。

丁酉，商、雒寇復入河南，犯廬氏。

癸卯，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隸、河南、山東、四川等處軍務，統關、遼兵，賜尚方劍，便宜行事，端制中原。洪承疇剿寇西北，象昇剿寇東南。如寇入秦，象昇進兵合擊。

□月壬辰，老回回襲陷陝州。

乙巳，上下詔罪，已避居武英殿，減膳徹樂，除典禮外，惟以青衣從事，以示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。

先是，賊翻山鶴降於承疇，賊首闖王退屯乾州，承疇令降賊翻山鶴說之，不聽，南走武功。承疇追擊敗之，闖王率大隊自整屋、武功分道渡河。

□一月辛酉，河南賊焚關廂而西。老回回犯南、鄧。

秦賊一字王等部眾二□萬，撞天王統□七萬，自潼關出犯閩鄉、靈寶，大隊東行，塵埃漲天，闊四□里，絡繹百里，老弱居中，精騎居外。左良玉與總兵祖寬兩軍相隔，東西七□里，遙望山頭，不敢邀擊。賊抄掠諸路，截燒糧草，諸軍乏食。秦賊屯於鄜州，綿亙百里。

己未，祖寬破賊整齊王於九嵩，賊潰而為二，東走偃、鞏，南走汝州。

丙辰，群賊大會於龍門、白沙，連營六□里，祖寬分兵襲擊之，斬首千餘級，群賊敗衄，東南奔光、固，入霍丘，進逼鳳陽。淮督朱大典率兵馳壽州。

□二月乙酉，賊闖王、曹操數□萬圍光州，昇大礮二□座攻城，然二礮，城拉然崩頽。城中頃刻火作，賊乘而入，官吏士民屠戮無遺。

漢中群賊會於漢南。

戊戌，雅黎參將羅於萃連擊敗之，窮追賊於子午谷，奪其所掠子女二千口，賊奔饒風關。

庚子，江北賊陷巢縣、含山，遂襲陷和州。

九年正月丁未，總理盧象昇師次於鳳陽，諸道兵畢會。

王子，闖王、闖塌天、八大王、搖天動七賊連營數□萬攻滁州，環山為營，包絡原隰百餘里。行太僕寺卿李覺斯、知州劉太鞏督率士民固守。賊雲梯衝棚，穴地填濠，百道環攻，城頭火輪巨礮相續發，旬轟毀諸山。出賊不意，縱將士奪其雲梯燔之，賊衄者眾，斂兵稍退。夜復進攻，掘為支河，泄濠以涸之，賊騎黑牛渡河，城上連礮擊之，賊死益眾。

癸丑，賊退，掠邨落山谷婦女數百人，裸而杳淫之。已，盡斷其頭，孕者則剝其腹。環向堞植其附而倒埋之，露其下私，血穢淋漓，以厭諸礮，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。賊嗥呼向城，城上燃礮，礮皆迸裂，或暗不鳴，城中惶懼。覺斯立命取民間團扇亦數百枚，如其數，懸堞外向，以厭勝之。燃礮皆發，賊復大創，賊怒，攻益急。

甲寅，盧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，祖寬以關、遼勁卒為前鋒，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，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。昧爽，至城下。賊以雲梯魚麗肉薄攻城，已墮西北兩關羊馬牆，賊多空營出掠。塵起，大兵至，賊不虞也。祖寬躍馬而進，賊群起接戰，諸將並至，戰於城東五里橋，官軍踴躍爭奮，賊大潰。象昇麾諸軍追之，逐北五□里，積屍相撐枕，獲其器械甚眾，斬級一千二百。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復截之於定遠，斬六百餘級，其東奔者，劉良佐扼之於廣武。賊遂西突池河。

乙卯，賊自池河別道出東岡。守禦劉光輝等以五百人守東岡，賊萬眾並至，孤軍格鬥，光輝等力竭，赴水死，一軍皆沒。賊襲其甲裳旗幟渡河，守者不覺也。既畢渡，賊乃奪路而走江浦，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，不及。

丙辰，滁州潰奔諸城西向鳳陽，犯園陵，漕撫朱大典、總兵楊御蕃列營陵牆，守甚嚴，賊不敢攻，遂西渡河，焚抄懷遠。丁巳，襄陽土賊廖三、袁世儒、李玉石以牛酒迎河南大賊，張樂高燕，連伙入營。

癸亥，江北賊紫薇星陷懷遠。

甲子，朱大典兵至懷遠，賊焚廬舍，北渡。

己丑，陷靈璧，進逼泗州。副將祖大樂敗賊於永城，斬賊首混天王，奪驢馬萬頭。鄖襄賊焚穀城，士民空城走。

戊辰，江北賊陷蕭縣。

己巳，陝西賊陷麟游。

滌陽敗北之賊，祖大樂再破之於永城，精銳散亡大半，東奔宿州，突入沛縣，焚僂婦豎不遺，盡掠丁壯入營中。

王申，河南別賊陷蘭鄉。

給事中常自裕上言：「流寇數萬，最強無過闖王，彼多番、漢降丁，堅甲鐵騎。洪承疇、盧象昇即日報斬獲，不過別營小隊耳，於闖勢曾無損也。今秦賊在宜君、鄜州，不過闖將，當責成秦撫。豫賊在河南汝州者，止老回回數賊，當專責豫撫。而督理兩臣宜令專圖闖王。在承疇以王承恩、孫顯祖等邊兵、川兵二萬出關，由汝、魯疾趨光、固，遏其後。在象昇以祖大樂、祖寬等關兵、篁兵二萬，由息、潁奔英、六，截其前。淮撫朱大典、提督楊御蕃等屯於廬、霍，防其東突。應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於潛、太防，其人安慶楚。撫王夢尹以秦翼明等屯於麻、黃，防其南衝。唐、鄧、隨、襄之間，則責鄧撫宋祖舜。若獵獸合圍，則賊自無所逃。賊渠殲，而餘賊自成破竹矣。」

闖王合掃地王、紫金梁等二萬營攻徐州，不克，遂西陷虞城，入河南。一字王、曹操、掃地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，至石家樓。辛未，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，分兵設伏，而以輕兵誘之，遇賊於雪園。既戰，官軍佯敗，賊爭先馳逐，大樂鳴鼓舉麾，東西兩翼突出攻賊，賊驚大亂，官兵三面奮擊，斬首一千四百餘級。鄧、襄賊分為二：一往均州，一入四川。

乙亥，群賊大會於蘭陽。盧象昇駐師壽春。

二月丙子，賊陷潛山。

己卯，陷太湖。鄧、襄賊犯竹山。竹山自崇禎七年為賊屠陷，八年□月，知縣黃應鵬僅棲草舍數椽。至是賊復至，應鵬棄城走，賊遂入據城。有徵糧六百石，盡為賊有。食盡，焚縣治而去，為空城矣。山西饑，人相食。

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過天星於西寧州。過天星合九條龍等八營，西掠蘭河，南擾會寧。洪承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兵擊之，絕其西奔。賊復自萬安走鹽池，兩軍力戰破之，賊窮蹙請降。陝西巡撫甘學閏受其降，安插其部數萬人於延安。尋延河劫掠如故。

三月丙午，山西賊陷和順。兵部奏：「賊在秦、豫山中。聞其向來糧餉，多由浙川水運以通荊、襄賈販，可艘而致之，宜遣將往浙川斷寇。」報可。

丁未，賊九條龍、張胖子從南漳、柳池陷穀城、官山，逼保康，二千里焚掠靡遺。

庚戌，陷竹溪、房縣，知保康城空不入。總理盧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。

丁巳，賊走鄖州，官軍三道並進，大霧，賊迷道，不知兵至，倉猝接戰，奔山。官軍逐之，賊顛而墜者無算。殺賊將黑煞神、飛山虎，追奔數百里，屍填溝壑。時河南巡撫亦討內鄉、浙川餘寇。祖寬、李重鎮兵由荊門達荊州，防其奔軼。會秦翼明、楊世臣等搜山，祖大樂由光、鄧夾擊江北，賊略盡，河南賊少，大寇俱遁秦、楚萬山之中。象昇言：「秦、豫、楚大山綿亙千里，賊出沒無端，若奮窮窮追，何地可歇！凡崇岡峻嶺，密箐深林，扳木懸崖，日行三四百里，馬不能進，人苦於登。此時折色銀無所用，本色糧無從運，車驢無所施，勢必以人負米二斗，隨兵來往。日食一升，一供兵，一自贍，□日而二斗之糧盡。無論此□日內遇賊勝負，而以千兵入，須千人肩運，萬兵入，須萬人肩運，即賊不出，而俱歸於盡矣。」

唐王聿鍵奏：「南陽存饑，有母烹其女者。」

癸亥，陝西巡撫甘學閏削籍，聽勘，以孫傳庭代之。

乙丑，賊闖王、蠟子塊自興安入漢中。

甲戌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，以追寇失利，亡其符印。

四月，以苗胙土撫治鄖陽。免上津等五州縣田租。

辛丑，總理盧象昇會師次於洛陽。

五月癸丑，下詔大赦山、陝脅從群盜。令地方多方安插，以消反側，違者重治之。是月，陝賊過天星復叛於延安，謀渡河入山西。李自成、老回回、混□萬等數部，自楚、豫入商南、雒南大嶺。總兵秦翼明擊賊南漳山中，敗之。總兵俞冲霄擊賊安定，侍捷輕進，敗沒。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齎詔招撫群盜。

六月乙酉，洪承疇上言：「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有奇，見選川兵五千有奇，俱步卒，專藍田、商、雒等處，堵剿秦、豫接界之寇。先是，闖將李自成眾約三四萬，混天王眾約二萬，過天星、滿天星眾約二三萬，歷次剿散。混天王逃延綏、定邊，勢孤，複合闖將、過天星、滿天星等，今奔延綏等處，猶可督責收拾。闖塌天、闖王、蠟子塊俱出鄖、襄，已奔興安、漢中。進則入三秦，退可犯楚、豫。亟宜合兵湊餉，力圖協剿。」

七月癸丑，陝西賊陷成縣。

壬戌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於藍屋，大破之，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，獻俘闕下，磔於市。蠟子塊走河西。

八月庚辰，老回回焚開封西關。時群盜出沒豫、楚間，屢衄，散而複合。

九月，京師戒嚴，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。癸亥，改象昇總督宣、大、山西軍務。初，象昇方追賊至鄖西，聞警，以師入衛，遂有改督之命。時闖王已誅，蠟子塊已為象昇追逐入秦，河南少寧。自群盜擾河南、北者三年，夾河千里，雞犬無聲，關市盡空，荒村深谷，殘黎多夜伏豐草深林中，採野穗以食，田壟間亂木枒皆成拱矣。虎狼千百成群，杳非人境。賊既無可掠，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，羅而蹙之，群盜盡入楚疆，悉銳以相持。及是象昇既以關、遼之兵北去，老回回等盤踞鄖、襄間，休糧息馬，秋高足食，乃以全軍合曹操、闖塌天諸賊，共二萬，沿江長驅而下，斬、黃、六合、懷寧、望江、江浦所在告警，烽火及於儀、揚矣。

壬戌，寇至尉氏。

甲子，至登封，至汝南。於是寇復入河南矣。

己巳，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，總理直隸、川、湖、山、陝軍務。

□月甲申，河南賊陷襄城。漢南賊陷鄖城。

□二月，以鄖、襄賊逞，罷撫治都御史苗胙土，以陳良訓代之。

□年正月丙午，老回回等趨桐城。

丁未，總兵秦翼明逐賊於麻城、黃岡間，敗之。老回回所部整齊王、八大王九營潰而為四。一支走囉田，一支走團風鎮，一支向蘄水，一支趨岐亭。闖塌天等諸賊分兩路至江北。一自桐城犯廬江、舒城，一由光、固踰霍山、六合東行。各分為數股，分擾江北。

戊午，淮撫朱大典馳赴之。時諸賊混天星侵軼商、洛，李自成縱橫西安，過天星盤踞汧、隴，獨行狼在漢南，蠟子塊在河西，與西番合謀。其餘楚賊盡在江北，而豫賊亦自光、固而南會之。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，沿江戒嚴。

甲子，別賊自潁、亳趨滌州，營火夜燭數百里，群賊會之。至池河，禮醮於大山寺，薦拔亡者，遂分屯大江、小江、皇甫、常山諸山，儀真、六合人民俱倚擔而立。

二月，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、六安，連戰三捷。秦翼明敗闖塌天於細石嶺，擒賊首一條蔥、新來虎。賊至英山，分營山險，伐竹為筏，謀渡江，潛竄大山中。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，良玉新立功，驕蹇不奉調發，憚入山險，屯於舒城。逾月，擁降丁萬人，軍中婦豎數千，為營環數百里，所至焚劫，壯丁衣緋橫行，邨集為虛。國維三檄之，始自舒城進發，賊已飽掠出境。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，稱病，數月不進，一軍噪而西歸。給事中凌義渠劾之，詔逮王忠入都。革良玉職，殺賊自贖。

乙酉，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。

閏四月壬寅，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，總理直隸、山、陝、川、湖軍務，督剿流寇。時文燦新平閩寇，有威望，故有是命。

大旱。群盜盤踞江北，老回回等八營，謀避暑六安，乃散入潛山、太湖諸嶺陰林樾以息馬，時出抄掠。因分屯醉石嶺諸路，離安慶四里而軍。

河南巡撫陳必謙罷，以常道立代之。廷議大發兵，計臣苦於無餉，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，因改糧為均輸，以濟軍食，因加賦二萬兩。下詔有「暫累吾民一年，除此腹心大患」等語。

五月，鄖、襄賊犯荊州，焚荊王墳園。

七月，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安、廬、池、太等處軍務，時以寇患，故創設。

丁亥，江北賊陷六合，遂圍天長。

八月戊申，賊突入鳳陽，掠械器而出，渡河分往河南、泗州。

□月，陝賊過天星同李白成入蜀，混天王、蠟子塊隨之。川兵大敗混、蠟二賊於廣元，斬首千級。

□一月庚寅，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限剿寇之期，令秦撫斷商南、雒南，鄖撫斷鄖西，楚撫斷常德、黃州，安慶撫斷英、六，鳳撫斷潁、亳，應撫截潛山、太和，江西撫截黃梅、廣濟，東撫截徐、宿，晉撫截陝州、靈寶，保定撫扼渡延津一帶。總理熊文燦提邊兵，太監劉元斌提禁旅，豫撫率左良玉、陳永福等兵合剿中原。從之。

癸巳，江北賊陷靈璧。

□二月，禁軍大集於襄陽，賊盡走鄖西。

乙巳，以戴東旻為都御史，撫治鄖陽。命洪承疇合孫庭並剿河南寇。

□一年正月，總兵左良玉、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。

二月，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，鎮守河南。任學欲薦故丹徒縣知縣張放，極詆諸總兵不足恃，盛稱文吏原有奇才，可以禦寇，故有是命。

三月，戶部主事張縉彥言：「臣任清澗知縣，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。蓋賊之得勢在流，而賊之失勢在止；賊之長技在分，而賊之窮技在合；賊之乘時在秋、夏，而賊之失時在冬、春。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，據其城，曹文詔等奪門砍殺，而嘉胤殲。李老柴破中都，據其城，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，而老柴擒。神一元破寧塞，據其城，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。譚雄破安塞，據其城，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。此皆守而不去之賊，故速死也。過天星、老回回、混□萬等，所破城邑無算，官軍未至，旋即奔逸。此皆流而不居之賊，故緩死也。賊入晉、豫，分頭成部。自秦及汝、雒，以至江北，無處不被賊。豈賊真有數□百萬，蓋分股以披其黨，牽掣我兵，故見多也。前總督陳奇瑜，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，出棧道關，正可一鼓而滅。乃以招安致敗，不可復收。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，利其合也。夏、秋之間，芻糧盡在場圃，足供土馬之資。冬、春非破城攻堡，不能得食，官兵促之則尤易，故時有利有不利也。今若欲破賊，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，破其所得而使之失。直截以攻之，分番兩軍，一追一駐，賊當之必破矣。賊黨雖眾，大都觀望，其先倡者，不過一二支，故盡一股則論賞，不必事平匯敘。縱一股則論罰，不許報級塞責。賊不望風而靡，未之有也。」上是之。

四月丙申，奪總督洪承疇尚書爵，仍以侍郎總督，總兵左光先、曹變蛟並奪五級，限五月盡賊。

六月，逮湖廣巡撫餘應桂，以方孔炤代之。

八月，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剿降略盡，命出關向河南、湖廣。

癸卯，江北賊陷睢寧。曹操會群盜過天星、托天王、□反王、整齊王、小秦王、混世王、整□萬、革里眼於陝州，遂南走內鄉、浙川，犯襄陽。九月庚申，熊文燦次於襄陽。

甲子，遣副將龍在田邀擊革里眼、射塌天於雙溝，大破之，老回回等俱東奔襄陽。諸軍追逐數□里，斬首六千級，奪其牛馬騾萬頭，群盜披靡四逸。曹操獨留內、浙山中，勢孤，守險自保。文燦檄良玉、洪範進兵浙川，招安群賊。

□月，京師戒嚴，召孫傳庭於陝西，召洪承疇於三邊。於是承疇、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，先後出潼關入援。曹操聞之，謂為剿已也，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，突走均州，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。維政為言於文燦，文燦乃檄止諸軍。曹操九營俱就撫，文燦上言請貸其罪。令諸將宴曹操於迎恩官署，授操為游擊將軍，供億甚備。曹操名羅汝才。

庚戌，以丁啟睿為都御史，巡撫陝西。羅汝才既撫，分屯群賊於房、竹，保障四邑，自言：「不願受署為官，並不願食餉，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。」文燦一切為羈縻，檄汝才解散脅從諸眾，簡驍壯從征立功。汝才不聽，因與鄖、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。時張獻忠亦就撫，屯穀城，汝才遙與為聲援。

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：「曹操、過天星□數大寇，近以理臣襄陽之捷，回、革東逸，曹操就撫，分插其眾於鄖、均諸邑，不從解散之令，且曰：『願為百姓耕田。』此目前盜鈴之說耳。張獻忠入據穀城，屢檄不前，將俟民間田熟，分其夏秋之糧，稍不遂意，干戈遂起。荊、襄重地，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，羽翼已成，將有不可言者。然各賊盡聚鄖地，四面合圍，有釜魚奔獸之勢。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，再令督臣發秦兵，由興安馳赴，協同掃蕩，渠魁授首，脅從盡散，此實蕩平之機也。」

□二月，改洪承疇薊遼總督，孫傳庭保定總督。傳庭以失聰辭，上不許。尋逮傳庭繫獄。

□二年正月癸未，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，以縱寇渡河也。以李仙風代之。

二月，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於許州，國能降。老回回既東奔，請降於監軍孔貞會，未決，革里眼、射塌天等東走，合於混□萬，分掠信陽、光山。

三月，群盜集於固始東北，阻河。河上之兵嚴守，不得渡，群盜乃趨六安，息馬茶山以避暑。

庚午，逮河南總兵張任學。左良玉大敗河南賊於內鄉，上聞其步兵淫掠，責之。

四月戊子，撫治鄖陽戴東旻免，以王鼐永代之。

辛卯，左良玉再破射塌天、老回回、改世王於河南之鎮城。射塌天乞撫，連營百里，奪民二麥以自給。良玉遣人諭止之，不聽。

戊申，良玉率副將陳永福、金聲桓會兵壓賊壘，賊倉卒接戰，諸大軍擊之，斬首二千七百。賊退保山險，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。

庚戌，射塌天李萬慶率其眾四千，解甲詣內鄉城下，降於良玉。良玉言於文燦。文燦署國能為守備，其黨散去七千餘人。賊渡淮走光山，或走黃州境，革里眼走商城。

六月，張獻忠復叛於穀城，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。

七月，二賊合於房縣。左良玉追及之，大敗而還，良玉失其符印，事聞，革文燦任，仍視事；降良玉職，戴罪殺賊。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。初，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，嗣昌冀文燦成功，以結上知。文燦既債，嗣昌內不自安，請督師南討，上甚慰勞之。

八月壬戌，命大學士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，賜尚方劍，並督師輔臣銀印，給帑金四萬，賞功牌千五百，蟒紵緋絹各五百。

九月丁卯，嗣昌陸辭，上宴於平臺後殿。上手觴嗣昌三爵，賜詩，勒詩於各文廟。嗣昌南征，會兵□萬，本折色銀二百餘萬兩。

□月，嗣昌至襄陽，入熊文燦軍中。詔逮文燦入京，論死，棄西市。



丙子，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。良玉所部多降將，嗣昌謂可倚以辦賊，為請於上，故有是命。

老回回、革里眼、左金王南營四股合二萬人，分屯英、霍、潛、太諸山寨，突犯安慶、桐城諸路。遼將黃得功、川將杜先春屢戰卻賊，賊每避兩軍。賊多購斬、黃人為間，或攜藥囊著蔡為醫卜，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，或緇流黃冠，或為乞丐戲術，分佈江、皖諸境，規虛實，時時突出焚掠，相持逾年，毒流四境。

是年，兩京、河南、山東、山西旱饑。

□三年正月乙丑，逮湖廣巡撫方孔炤，命宋一鶴代之。

閏正月，督師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，從之。

二月甲子，給楊嗣昌萬金，賜斗牛服，又賜海驢馬一，棗驢馬一，金鞍二。嗣昌駐襄陽，調兵會剿，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，斬其監軍殷太白。

辛未，羅汝才掠信陽，尋陷光州。

三月丙申，嗣昌次荊門，立大剿營，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。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，新撫降丁皆隸焉，以副將猛如虎將之。

四月，罷鄖撫王鼐永，以袁繼咸代之。

五月，羅汝才、過天星七股盡入蜀。監軍萬元吉扼夔門。

癸未，賊陷大昌，犯夔州石碛，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。萬元吉與合兵，以舟師由巫山上三峽。賊□三哨過夔門，魚貫而進，羅汝才為殿，官軍遙望不敢擊。賊循河而行，欲渡川西。元吉、左良玉、川撫邵捷春俱會於夔州，副將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，而多擁降丁，思得總兵號名以統轄之，捷春為請於嗣昌。初，嗣昌以良玉兵強足破賊，表佩平賊將軍印，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度，嗣昌乃密疏於朝，請以人龍易之，後不果，人龍始怨。

羅、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，官軍分扼諸隘，賊掠無所得。副將羅於莘擊過天星於鄭家寨，敗之，過天星以百騎走。群盜既困，謀奪尖山西走。四川總兵鄭嘉棟、湖廣副將張應元、汪雲鳳會陝西副將賀人龍、李國奇之師赴之，賊以奇兵攻尖山寨，人龍等諸軍奮呼齊進，入賊陣，斷賊為二。賊皆騎，陷泥淖，不得馳。川兵跳澗谷，類猿猴，賊潰，自相騰踐，斬首七百餘，生擒自來虎等七□一人，奪甲仗馬騾無算。賊退屯羊橋，四出抄掠，石碛兵邀之於馬家寨，復斬首七百，又追破之留馬埡，斬賊首東山虎。

庚子，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，山頭張幕，魚鱗相掩迭，諸軍分道並進，南山賊拔寨起先走，北山賊馳而下，逆擊官軍。諸軍薄之，賊不能當，退守山巔，不動。官軍仍分兵疾走，繞山後，前後齊登，賊披靡，竄走澗谷，諸將皆下馬，人曳草履一量，緣山逐賊，自龍溪追奔四□里，斬首□一百餘級，賊走營仙寺嶺。

癸卯，諸將會秦、楚、蜀兵擊賊於嶺上。諸軍雲合，賊營大亂，斬首千級。秦兵奪羅汝才大旗，擒其老管隊副塌天，賊突圍，遁走七箐坎，入於乾溪。

丙午，羅、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。羅汝才老而滑，多機詐，過天星多擁徒眾，二賊以智力相倚，至是屢戰不利，謀歸楚，以瞿塘水漲不得渡，反走下關城。巡撫捷春檄總兵嘉棟、副將應元、雲鳳以楚兵自夔州出雲陽邀其前。監軍元吉督人龍等將秦師，間道疾走尖山以截之。夔府山溪險隘，七賊連營數萬，林樾不能勝營帳，酷暑，炎歎毒人，馬矢熏達數□里，蚊蚋嚼草間，人馬俱病。羅、過分道西行，汝才率小秦王、上天王、混世王、一連鷺五營走雲陽尖山壩；過天星、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；期同會於開寧。

戊申，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，賊簡其銳為殿以挑官軍，潛以老營先走，人龍擊破殿後兵，長驅搗其中堅，賊逾山，人龍亦逾山，夜抵馬溺溪，壓賊壘而軍。

是月，江北賊陷羅田。黃梅貢士吳卿上言：「流賊肆毒，姦宄出沒，尤善偵走。如官軍在汝、潁、襄、德，彼奪鳳陽、臨淮，一日一夜，兼程行數百里。光州、固始，為吳、楚往來之要地，宜設一道臣於此，此亦扼吭之計也。然賊分則寡，合則眾，晝則賊騎相顧，夜則賊營遠哨。且賊日馳二百里，酗酒耽色，渴睡不醒，若將卒勇敢，銜枚夜襲，賊不能覺也。今兵不殺賊，反以仇民，窮鄉男婦匿林逃難，割首獻功以愚主將，主將以愚監紀，監紀不知，遂奏其功，此弊踵行久矣，所當痛懲者也。」

六月辛亥，昧爽，賀人龍等諸將薄賊營，賊奔已疲。秦師三道俱進，大噪，騰而上，賊驚潰，秦、蜀軍爭逐之，斬首千二百，俘六百人，赦其俘一桿槍、自來虎、伍林三人，隸為軍鋒。

壬子，秦軍躡賊而前，度賊必設伏以邀我，遣都司李仲興、高光榮勒輕騎先往，人龍、國奇潛以大兵繼之。二將已入隘，賊伏起兩山間，圍之數重。二將戰方酣，人龍、國奇麾兵並進，噪而揚塵，聲動山谷，圍中奮呼以應之。賊圍開四潰，斬首五百餘級，生擒賊渠掠山虎□六人。羅汝才精騎二千餘，二日之內，俘其部曲四□人，斬馘無算，精銳殆盡，狼籍東走，與四營合，保其婦暨共萬人，走大寧之小嶺，諸將扼之於夔東。

己卯，過天星、關索走開縣，屯南壩，知羅汝才東竄，而楚、蜀兵漸逼，因北走。

丁巳，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，及之於觀音山，逐北二□里，至於臨江，斬首二百餘。張應元窮追至寶山，遇賊百餘騎，擊殺二□騎，餘騎皆大呼釋甲。渠托天王常國安請降，應元止兵，裂帛作書，令國安所部抓地虎馳諭過天星。過天星曰：「必托天王身至為信，乃降也。」抓地虎反命。

庚申，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，過天星逐之，邀止百餘騎，來者七□五騎，皆關西健兒，常為楚師軍鋒。

辛酉，過天星西走，諸軍拔營逐之，至新寧西關外，賊騎三千，不戰而走。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，賊陣亂，馬竄禾中泥，驚蹶相騰踐，官軍斃而射之。追奔二□里，血流稻畦，泥遍赤。酷日炎赫，刀甲皆生煙。諸軍以泥滑不得馳，斂兵壁於風烈鋪，諸軍共獲首千七百餘級，擒賊首流金錘、金狗兒，奪馬騾三百。過、關二賊東奔達州，張應元等進逼之。

丁卯，常國安前驅遇賊，川、楚兵並進，斬首二百餘，奪其營，賊奔袁壩驛，設伏溝澗中，營火出林間如星者二□里。明日，應元等前驅搏戰，令常國安、高守達繞谷中搗其脅。賊伏發，戰方接，國安突出四圍奮呼，賊驚墜山澗，共斬首九百，獲甲仗弓矢無算，生擒滾地狼等一□七人，降其管隊可天虎等四□人。庚午，賊自袁壩東奔開縣，至高城，諸將分營出戰，嘉棟將中軍，副將羅於莘將左軍，降將楊旭、一隻虎將右軍，戰於城下。賊敗，走大昌。

七月，羅汝才、小秦王、上天王、混世王、一連鷺連營踞大寧。監軍元吉在夔，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丁伍林入其營招之。汝才疑以香油坪之役殺我楊、羅二將，或不赦，攜正國東走，聲言詣夷陵，乞撫於督師。先是，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，金翅鵬常懼為所並。至是，小秦王、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。汝才殺伍林，劉正國東走巫山，左良玉兵分屯興、房、二竹間。汝才屢敗，黨羽多降，勢益孤。而張獻忠時在巴、巫，與良玉相持，謀西走，汝才遂合於獻忠，謀渡川西走。

過天星素與獻忠有郤，前在新寧，諸將招之，過天星對常國安曰：「作賊非本懷。」諸將驟攻之，狼狽東走。聞羅、張既合，益懷不並立之勢，決計歸命。左良玉乘勝移師擊之。過天星惠登相乞降，嗣昌令良玉撫其眾七千人，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，安其老弱於鄖西，以降將掃地王、李靖王隸監軍元吉。登相，清澗人。

八月癸丑，元吉遣降丁入羅汝才營，嗣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飛上天入其營招之，汝才逡巡未決。時張、羅新合，獻忠懼汝才之再降也，日說汝才母為官軍所獲，且曰：「閩部已俘過天星闕下矣。」元吉請檄左良玉攜惠登相至陳前招汝才，汝才必聽。嗣昌不從，汝才降意遂絕。

饑民復相煽為盜，嘯聚太行山，所在蠶起應之。江北賊革里眼、左金王突霍、太間，上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六千馳赴河南江北，合皖、豫兵討之。禁軍擊破賊於霍山，賊竄走，尋陷麻城、黃梅。

是月，發倉賑河東，帑金三萬賑真定、山東、河南饑民。

給事中戴明說上言：「荒極盜起，蠢動迭告，畿輔、淮陽、陝西、中州所在不一，皆緣撫、按有司素不休養，饑荒不卹，招徠無策。迨盜起議剿，死於鋒鏑者，此百姓也；用兵加餉，死於追呼者，此百姓也。今乞責成撫、按諸臣，以卹荒弭盜為第一事。」上是之。

九月，上諭河南巡撫：「誅剿以平賊為功，不必屢報捷級，無裨掃蕩。」

丁亥，河南郟縣盜李際遇、申請、邦任辰、張鼎眾至五萬，總兵王繼禹遣游擊高謙擊之，一日三捷，斬二千餘級，追至尉氏。

己丑，嗣昌屯巫山。先是，關索敗，伏深箐中，聞過天星降，益懼。嗣昌遣人招之。關索見諸降將效力軍前，遂來歸，與其黨王光恩謁嗣昌於巫山舟次，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頓首涕泣，請死罪。嗣昌撫慰之，給以銀幣。光恩，延安人；光甫，鄖陽人。所部六千，殺傷散亡，已去其半，存者三千，乃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。羅汝才之入川也，凡九股：整□萬、掃地王、小秦王、金翅鵬、托天王、過天星、關索。惟汝才合於獻忠，其八相繼俱降矣。嗣昌飛章以聞，敘賚文武將吏有差。

回、左、革諸賊走英、霍，逼鳳陽。是月，秦師大破賊於函谷，斬首數千，誅蠍子塊。餘賊分竄延安、慶陽。

□月，嗣昌在夔州，令楚將王允成、楊文富自巴、巫趨當陽東剿。回、革趨楚。撫軍宋一鶴赴斬、黃協剿，命諸將分屯襄、鄖、承天諸扼要。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獻賊於梓潼，陷陳被擒，賊馮之。監軍元吉命卹其妻子於夷陵。

□一月，升陝撫丁啟睿總督陝西三邊、山西、河南軍務。河南巡撫李仙鳳率諸降高謙、李建武擊河北賊於菜園，斬首一千三百餘級。

□二月，楚、豫、皖兵大集，回、革懼而乞招撫。丙辰，監軍員外郎楊卓然入二賊營議之。

是冬，闖賊困於嶠、函，蠍子塊既死，群賊滿天星、張妙子、邢家米及闖賊部將大天王、鎮天王、一條龍、小紅狼、九梁星相繼請降。闖賊潰圍而出。

是年，兩京、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、浙江大旱蝗。至冬大饑，人相食，草木俱盡，道殣相望。河南土寇並起，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。開州人袁時中聚眾數萬破開州。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，時中自號「小袁營」以別之。諸賊各有眾數萬，惟時中取桀黠，群賊相繼敗死，時中走河南。

□四年正月甲辰，山東土賊李廷實、李鼎鉉陷高唐州。時山東盜起，東平、東阿、張秋、肥城所在皆賊。兗州二□州縣，一時嘯聚響應，惟濟寧、滋陽無盜。京畿道梗，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於兗州。東平州吏胥倡亂，迎賊入城據之。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，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，復其城。

河南土賊艾一、侯二、侯四嘯聚數千人，封丘知縣蘇茂柏擊破之。

二月丁卯，河南土賊陷新野。張獻忠、羅汝才俱自川入楚，惟搖天動留川東。萬元吉留秦、蜀兵千八百，屯白帝、神女之間，絕其人楚路。

戊午，河南土寇瓦罐子、一斗穀諸盜盡歸於李自成，合攻開封。山東土賊留東阿、汶上。時東寇益熾，徐、德數千里白骨縱橫，又旱荒大饑，民父子相食，行人斷絕。

革、左諸賊因張、羅遠竄，豫、皖之兵四集，急而歸款。楊卓然議插之潛、太間。二盜實無降意，借款以緩師，而公行肆掠。卓然每左右之，以塞人責。及闖、獻陷襄、雒，革、左遂承機復熾，倚山剿攻。詔朱大典進總督，節制諸路鎮撫兵，進英、霍以討之。

己丑，魯王捐金數萬，募兵於山東以防盜。

丙寅，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，據之。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，拔之，斬孟三。

三月，革山東巡撫王國寶職。命楊御蕃、劉澤清會兵剿曹、濮賊。

是春，招安內丘、山西餘寇。革、左賊五營，聞獻忠東來，走麻城以勾之。湖廣巡撫宋一鶴聞之，渡江進兵屯蘄州，擒賊諜，焚舟斷渡。

五月，設徐、臨、通、津四鎮以護漕，以東寇熾故也。河南土寇袁時中聚眾至二□萬，入江北，窺鳳、泗。自宿、亳入蒙城，土礦群盜蟻附之。

丁丑，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，率眾保險，潛棄牲畜資遁。

丁酉，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□里，賊竄逸深林。良佐分輕兵追捕，明日，及賊大隊，賊方扼險拒守，官軍以火礮奮擊之。賊大奔，自義門至界捕二百里，屍撐交橫，棄仗滿阡陌。賊或自經林間，或自刎，餘或降或逸去，二□萬眾鳥獸散。時中以數百騎宵遁，北渡河，走入河南，所獲仗甲弓矢山積。

泰安土寇□餘萬掠寧陽、曲阜、兗州，所至燔屋廬，掠婦女。賊蒙婦女以甲冑，執刀仗，偽為男子守營，賊則四出焚掠。聞青州兵至，遂走邳州，焚其南郭，至沙溝，屠僇嬰釋不遺。

庚子，犯徐州北關，焚之，抄劫至揚州南沙河店，毀漕船□六艘，復東北行入東平州。豐縣土寇千餘萬圍縣城，徐州賊合之，攻城愈急。東平賊首李青山屯於梁山。

六月，兩京、山東、河南、浙江旱蝗，多饑盜。

庚戌，革、左諸賊陷宿松、英山，朱大典駐師壽州，造長槍三千，長丈二尺，鳥銃三千，大閱諸軍數萬人，刻期入山搜剿。賊方分掠諸縣，聞之盡合營屯潛山。

七月庚辰，革、左陷潛山，遂圍麻城。督師丁啟睿大破賊於麻城，斬千二百級，賊解圍去。

九月，羅汝才自南陽趨鄧、浙，以合於闖賊。時獻忠大敗於南陽，其眾散盡，闖賊踞河、雒，有眾五□萬，故汝才往附之。張獻忠敗，奔命於回、革、左諸軍，同入霍山扼險拒守。

□月，太監劉元斌、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、黃得功合追賊於鳳陽，及之。元斌留四□日不進，城門晝閉，縱諸軍大掠，殺樵汲者以冒功。已而欲攻城，索賂乃免。張獻忠糾合回、革、左諸賊，自霍、太北行，會闖賊於河南。

□一月，襄城守將李萬慶沒於賊。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，累功至副將。至是闖賊陷襄城，殺之。詔贈都督同知、榮祿大夫，立祠襄城。

□二月，傳制：「朱大典受命督賊，專辦五營，縱賊流毒，全無一效，其革職聽勅。以高門光提督鳳陽，兼督皖、楚、豫會剿。」

□五年正月丙子，山東盜平，擒李青山入京。青山本屠人，乘饑嘯聚數萬人，屢寇兗州。給事范淑泰、魯府左相俞起蛟拒之，俘青山。

辛巳，左、革陷潛山。

壬午，陷巢縣。

二月，左、革陷全椒。

三月丙子，革、左、老回回五股，合步騎數萬趨壽州，復以兵合獻忠攻六安。袁時中亦會之。時中旋合於闖。

五月丙子，革賊陷無為州，士民投河自沉者亡算。潁州參將李栩大破左金王於壽州。癸巳，左金王合回、革連營趨潁州，以報壽州之役也。李栩偵知之，分佈步兵伏城東南二□里。栩以騎兵迎擊，戰於城南樊家店。伏兵繞其後，奮擊敗之，斬首千餘。

六月，革、左諸賊復入六安、英、霍諸山中，倚林樾度夏，秋爽復出，歲以為常。安、廬州縣，殘破者半，官吏咸攜印篆艤舟理事。城中荊榛塞路，人煙久斷。革里眼入舒城，屯於板山。

癸丑，詔逮安、廬巡撫鄭二陽、鳳陽總督高門光入京。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。

七月甲戌，革賊毀廬州城。

八月，回、革、左連營光山、羅山，一軍掠信陽，一軍出麻城，仍與獻忠合軍。

保鎮游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講撫於夏邑，為賊所給，被殺。時中復佯就撫，詔許其投誠自新。時中出不備，突入蕭縣，執知縣以去。九月，老回回分兵犯蕪湖，掠桐安。革、左犯潁州，旋北合於闖賊。

□月戊午，誅監軍太監劉元斌，以征剿縱軍焚掠也。

□一月，袁時中會合於闖賊。

閏□一月，李自成令其渠賀一龍趨德安，以窺黃、麻。一龍至黃陂，阻水不前，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，先見羅汝才。自成大恨之，始忌汝才。河南土寇蠱起，大者李好、孫學禮、李際遇眾各數萬，小者亦數千。

□二月，袁時中東犯鳳、皖。

□六年正月，左良玉率眾二□萬，避賊東下，沿江縱掠。江南、北流土寇降將叛兵白貴、小秦王、托塔王、劉公子、混江龍、管泰山等，所在蜂擁，俱冒左兵攻剽，南都大振。南都留守諸軍，盡列於沿江兩岸，不問為兵為賊，進兵擊之，斬千人。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，兵稍戢，群寇始盡散。

二月，湖廣土寇陷澧州、常德，又陷武岡州，殺岷王。時湖南諸蠻獠皆伺隙，土寇勾引攻掠，盡歸於闖賊。

三月癸卯，闖賊襲殺革里眼、左金王，並其眾。時群賊俱歸闖賊，聽約束，無敢異同，惟革里眼恃其眾，意不相下。闖賊置酒宴左、革，殺之席上。革里眼名賀一龍。闖賊屯襄陽，命羅汝才攻鄖陽，久不下，多死，汝才所部怨闖賊。

四月甲子朔，闖賊數□騎突入汝才營，汝才臥未起，入帳中斬其頭。汝才一軍皆嘩，闖賊以大隊兵脅之，七日始定，所部多散亡，降於秦督孫庭。汝才，延安人，賊中號為曹操，以其多智而狡也。初隸賊首高迎祥，後合獻忠，又自合成，折節下之。每破城，自成取六，汝才取四。汝才戰士四五萬，戰馬萬餘騎，馬騶廝養不下四五□萬。闖兵長於攻，羅兵長於戰，相倚為用。汝才老而猾，嗜聲色，每破城邑，擇子女之美者數□人，後房數百，女樂數部，所至華侈，珍食山積，酣燕歌舞。闖賊每噓之曰：「酒色之徒也！」以山東人玄珪為謀主，每事取決焉。闖賊並殺珪。

五月，闖賊攻袁時中，殺之。初，時中困於陳、蔡間，闖賊過而招之，許配以女，遂為闖前鋒。時中畏闖之強，非心服也。時中叛而他徙，有眾數萬，擾潁、亳，時通款於巡按蘇京，然終無降意也。扶溝諸生以闖賊命招時中，時中執送於京，斬之，復擒闖賊游騎送於京。闖賊大怒，以兵二萬攻時中，殺之，「小袁營」遂滅。於是秦中蠱起之賊，大半降於官軍，其強者俱為闖賊所並，至是而盡，惟老回回遂為闖賊所部。老回回名馬守應。自後止闖、獻兩大賊陸沉中原矣。

谷應泰曰：

天禍人國，延安盜起，揭竿向應，所在縱橫，亦猶樊崇弄兵於莒而逢安、徐宣引眾相附，韓拔陵聚黨於沃野而二夏、豳、涼叛者蜂發。此雖同惡相濟，實繁有徒，良亦鋌而走險，短於撫御也。方饑民王嘉胤運之倡亂也，自成輩從之，而白水王二、邊盜苗美等往往合潰兵以應。假令汲黯發河內之粟，秀實定郭曖之軍，則解甲歸農，賣刀買犢，匪異人任也。奈何應變乖方，蔓延莫制。嘉擒斬之後，分顯道神、活地草等為三□六營，而混天星侵軼商、雒，過天星盤據汧、隴，獨行狼屠毒漢南，蠹子塊焚掠河西，中原版圖蹂躪盡矣。比之苞檠不剪，流為臃腫；疥癬不治，結為大疽，以至匠石輟斧而躊躇，扁鵲望色而卻走。嗟乎！豈不晚哉！

乃群盜之最可恨者，窮則乞降，勝即狂逞，此則投誠，彼即負固。以故羅汝才之入巴、蜀也，八部投戈。李自成之困嶠、函也，九軍歸命。及乎孫傳庭整屋之戰，擒闖王以獻俘，劉良佐、左良玉義門之戰，破賊兵二□餘萬，此何異李固之入荊州，度尚之臨艾縣。而乃摧陷雖多，廓清難奏者，則以分闖之事權不一，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，行間之款附非真，豺聲已成而鷹眼不化也。

至於□五年之後，袁時中既滅，老回回並營，而弱者半降於官軍，強者悉隸於闖部，究至公私塗炭，宗社淪胥，論者咸謂自成之罪，上通於天，而予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群盜也。譬猶蠹木焉，獻忠啄之，自成殊之，實群盜攢穴之。譬猶逐鹿焉，獻忠倚之，自成攬之，實群盜聚路之。蓋自成者，鳴張之孽，而群盜者，蟻附之妖；自成者，肘腋之憂，而群盜者，腹心之疾矣。

若夫懷宗帝減膳撤懸，則奉天之德音也；常自裕合圍獵獸，則楊侃之奇策也。奈軍士曾無激勸，韜鈴絕不奉行，卒之周鼎既遷，庭堅不祀，豈罪已之詔聽者充耳，而決勝之條談者掛壁歟？嗚呼！秦祚之亡，關外俱為賊藪，隋國之末，山東悉屬寇壤。懷宗志在蕩平，而禍同瓦裂，以彼群狐聚窟，蜂蠆有毒也。悲夫！